

■13、14版

日本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忏悔

鹤见俊辅的八月十五日

□ 陈言

1945年8月15日是世界史上意味深长的一天。这一天,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也被战后日本知识分子视为切入日本史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战后思想家鹤见俊辅(1922-2015)主创的杂志《思想的科学》自1968年起刊载了系列对谈《讲下去的战后史》,其中有一篇是羽仁五郎(1901-1983)与鹤见的对谈,题目是“八月十五日你在做什么”。那一天,历史学家羽仁五郎尚在狱中,他说以为会有朋友在那天越狱去救自己,结果一直没有等来。而鹤见知道8月15日这天有重大消息发布,提前一天修好了坏掉的收音机,一个人在热海的家中收听。当听到天皇说自己的国家受害了而不提他国时,他非常反感,跑到车站去看警察聚集人群的反应,发现到处是沉默。当然,他也不可能想到要越狱营救羽仁五郎。而8月15日也成了鹤见思想的一个转折点——鹤见将他的生命分成两截,他用1945年8月15日之后的全部生涯去检讨他个人乃至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其中暴力的、虚伪的、不堪的一面。

鹤见与同道友人评论家安田武(1922-1986)、哲学家兼评论家山田(1922-1986)、宗睦(1925-)在1962年结成一名叫“僧侣会”的三人组织,每逢8月15日,他们就类似僧人的方式来纪念。黑川创撰写的《鹤见俊辅传》就详细描述了他们那天的情形:在银座的一家理发店,其中一人在另外两人的注视下剃了光头,他们约定接下来的年份另外两人轮流剃,要持续与“十五年战争”(日本左翼历史学家对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这一时间段的习惯称呼)同样的时间。于是这一约定真的持续了15年,每人剃了五次光头。

上野千鹤子和小熊英二对鹤见俊辅的访谈《战争留下了什么》所呈现的鹤见,曾在母亲的严厉管束下故意交白卷、逃课、盗窃、出入声色场所、自杀未遂,后被送进精神病院,是个放荡不羁的不良少年。而在《鹤见俊辅传》里,我们发现,成年之后的鹤见更像一个禁欲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海军文官被派到印尼爪哇的鹤见以压抑自己欲望的方式与慰安所相对立。在他的理解中,如果去慰安所就等于加入了国家的制度,成为战争的协力者,因此唯有对此加以拒绝,才能实现对国家的反抗。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禁欲成了鹤见的一种条件反射,以至于想到性,他就会自我惩罚,就会产生愧疚和自我厌恶,甚至婚后还与夫人分居两处,最后把自己逼向抑郁症的方向。

中日研究者多以“日常”作为描述鹤见的一个关键词。鹤见确实反复强调,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互动所获得的正直感更具精神意义,他还写过《日常性思想的可能性》这样的专著。然而黑川创则描述了一个没有日常生活的思想家:一个禁欲主义者、一个长年奔波于京都和东京之间的流浪者,一个总是处于临界状态思考临界问题的人,这样的人哪里有什么日常?!毋宁说,他因为奉行肉体上的禁欲主义,而实现了思想上最大程度的自由。这是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鹤见俊辅所付出的代价。

鹤见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设定为二战的肇始。他是在战争时代度过的,在他那一代人的印象中,偶尔有个战争消息就停歇了,没有觉察到战争持续很久,战时宣传给普通日本人造成了误解。他指出,仅仅把太平洋战争视为对美国的战争不恰当,因为它无法消化这次战争的结构,并且会使日本人淡化战争的责任。一旦如此,日本人就不必正视败给中国——长期以来被日本视为军事上的弱者——这个不光荣的事实了。以1931年作为战争爆发的起点,那么1931至1945年间的日本史就不再是地方史,而把日本史与世界史连接在了一起。此后的汉口圭一、家永三郎等历史学家也沿袭此说,才逐渐成为日本史学界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共识。“十五年战争”是基于一种历史理解,强调日本对外扩张的连续性,采取了虚数的说法,将战争爆发的起始和终结的

年份都包含进去了,以至于遭到日本右翼学者的嘲笑:这么简单的算术问题都不会吗?

前文提及的《思想的科学》创刊于1946年5月。创刊的七名成员学术背景不同(鹤见俊辅、鹤见和子、都留重人、武田清子留美,渡边慧留法,丸山真男和武谷三男没有留学经历),思想倾向各异,然而都在根本问题上见解相同,都能独立地进行根本性的思考,都在战争中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品格,他们将战时办杂志的体验以及逐渐形成的反抗思想贯彻到《思想的科学》中,故该杂志的创刊被认为是源自战争体验的多元主义。这份持续了50年的杂志经历过被审查、资金困难、鹤见本人遭受污名等曲折,但它培养了日本民间的知性风气,在日本战后读书界发挥着极大的影响。

其间,鹤见俊辅于1954年年末组织“转向研究会”,致力于“转向研究”。“转向”,是个深植于日本历史、颇富日本特色的词,它不是指单纯的改变方向,而是指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下产生的思想变化。但是在当时则被解释为:作为人,要有自觉其自身思索的过程,并且给予自身符合自身水准的新方向。也就是说,“转向”之前的思想是一种顺从社会习惯行动的惰性思想,它不具有独立性,转向之后的方向才正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战前以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知名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战争时期放弃了此前的立场,成为国家主义者和战争的协力者。就这个历史事实而言,“转向”就是一种变节。其中也包括鹤见俊辅的父亲、政治家和作家鹤见祐辅(1885-1973)。鹤见俊辅认为,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战争体验不应该被遮蔽、被埋葬,而是应该让它成为看待战时、战后的视野和方法,介入到活的思想史领域。

最终,这个研究团队花了八年时间,结成了三卷本的《转向》成果,深入探讨了出于信仰、发现理论矛盾、因被拘禁而后悔、家庭因素、国民自觉等不同的转向动机。鹤见之所以高度重视“转向”研究,是因为一旦将“转向”这个历史现象隐藏在历史的阴影中,就丧失了从谬误中发现真理的机会,而错误中包含真实的部分比正确中包含的真实部分更重要,若能更深入地探讨错误,就有可能从中找到通向真理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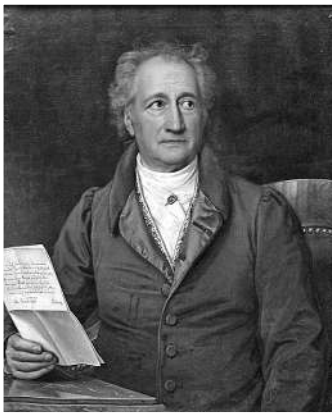
鹤见衡量思想的一个尺度是它是否具有现实性,即行动与之是否一致。从1960年开始的反对美军基地的安保斗争到反越战运动,鹤见始终站在知识分子抵抗的前沿。1960年6月因在安保斗争中受挫,鹤见追随竹内好辞去东京工业大学的教职。1965年之后,作为反对越南战争而结成的“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公民联合会”的简称)的核心人物,居住在京都的他定期到东京参加示威活动,协助反越战美军逃跑,并且常常将其藏匿在家里。1970年因反对警察干预学生运动,他辞去同志社大学教职。20世纪90年代鹤见参加了慰安妇求偿运动,到了2004年9月,他与梅原猛、大江健三郎等参加反抗日本政府改宪的“九条会”的发起工作。

然而一路走来,鹤见俊辅的内心也曾充满了游移、痛苦,他一生的好几个阶段都被抑郁折磨。他背负自己所出身的显赫家族,对追求幸福有着本能的犹豫和拒绝。从小就仰望鹤见俊辅的身影而长大的黑川创在《鹤见俊辅传》中并没有对鹤见进行美化,他指出,“自我分裂的倾向在鹤见的一生中一直存在”,这种倾向成为他描述鹤见的一个核心。世间哪有那么多始终坚定不移的人?充满矛盾,并且会使自己的人生成为真实的人生。鹤见曾经将自己视作“一个人的群众”:有许多人、许多事物挤在他的内心,彼此互相冲突、不断斗争,从而生出一个多元的自我,并从发展中属于自我的思想。而这种多元自我的理论同时也促成了鹤见对历史的忏悔。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不追求幸福为目标的思想家,他在摇摇欲坠的人生中寻求某种价值支撑,他因为理解了多元性,而避免了对这个世界解释的固定性。

(作者陈言,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学家笔下的欧洲温泉

□ 杨雪梅



歌德



亨德尔

2 滋养文学的温泉

德国称得上是“温泉之国”,此次的三处遗产点巴特埃姆斯、巴登-巴登、巴特基辛根都很有名气。巴特埃姆斯小镇在19世纪后半期一度成为德皇的夏宫,并且两次躲过了世界大战的炮火。巴特基辛根位于德国的巴伐利亚州,16世纪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温泉疗养地,现在的城市设施基本是围绕温泉疗养地而展开的。如今那里最著名的还有它的夏季音乐节。巴登-巴登是拿破仑三世钟爱的城市,据说接待过俾斯麦、维多利亚女王、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小镇的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在欧洲都赫赫有名,除此之外,那里还有欧洲最大的赌城。只不过巴登-巴登的赌场有一个更好的名字——“休闲宫”,那里充满了巴洛克式的建筑,无处不在的壁画和雕塑,奢华之至。俄国作家也喜欢德国的温



19世纪的巴斯古罗马浴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在福州召开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七国联合跨境申遗的“欧洲温泉疗养胜地”项目如愿以偿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早在2012年这几个国家就开始紧密合作共同筹备提案,直到2019年1月该项目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提名项目。

跨国联合申遗并非新事物。在世界遗产名录上已经有38项跨境遗产项目,其中欧洲就占据了24项,覆盖了34个国家。显然,欧洲国家由于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化接近,又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合作基础,历来是跨国申遗的主力。今年的4个跨境申报项目也均由欧洲申报。其中“喀尔巴阡山脉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古代和原始山毛榉林”项目,遗产点越来越多,直至包括了18个国家,成为世界遗产中最大的跨境遗产项目。

“欧洲温泉疗养胜地”项目包括了11个著名的温泉小镇,分别是:奥地利的巴登、比利时的斯帕,捷克的弗朗齐谢克、卡罗维发利,玛丽亚温泉城,法国的维希,德国的巴特埃姆斯、巴登-巴登、巴特基辛根,还有意大利的蒙特卡蒂尼和英国的巴斯。这应该还不是欧洲温泉联盟的全部,以后还有补充加入的空间。我们先不去了解有多少城镇依托天然矿物质水源而蓬勃发展,也不用忙着梳理18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蓬勃发展的温泉疗养热潮与人们精神世界的关联,单单是欧洲独特的温泉文化一直是很多文学家灵感来源这一点,就值得一番钩沉索隐。

1 曾经群星闪耀

德语的baden和英语的bath是一样的意思,德国的巴登-巴登温泉小镇索性就是这个词的叠加。

奥地利的巴登依偎在维也纳森林的边缘,从罗马帝国时代起,就一直是文化名流乐于前往的地方。据说它拥有15座矿泉,每天可提供400万公升含硫矿泉水,水温保持在人体的自然温度为36摄氏度,用这种矿泉水沐浴是治疗关节炎、韧带扭伤、增强血液循环的有效方法。

赫尔曼·黑塞的《温泉疗养客》在他众多的作品中与众不同。这本小小的书,是作者因为痛风、风湿和坐骨神经痛而到奥地利的巴登疗养时写的散文。这位伟大的德国作家、诗人、清静帅气,一生曾获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多种文学荣誉,但他的灵魂一直是漂泊的,孤独的,在叛逆与隐逸的矛盾中寻找自我的救赎。《荒原狼》中那个罹患精神疾病与身体疾病的博学多才却精神错乱的狂人其实一直在为病人苦寻的现代人去寻找“回家”的出口。当然,黑塞并没有在温泉小镇真正“痊愈”,他知道自己的病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发作,“巴登赐予我的,除了较好的健康之外,还使我学会不太过度关注我的坐骨神经痛,我明白,它是我的一部分,像我刚开始花白的头发一样,它也有权存在,意欲简单地抹掉它或用魔法驱逐它

都是不聪明的做法。让我们好好与它相处,让我们与它和解而赢取它吧!”

黑塞的粉丝、另一位著名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中,书写了他所认为的14个决定世界历史的瞬间,其中包括亨德尔的复活和老年歌德热恋的悲歌。《亨德尔的复活》,记录的是这位著名的作曲家于1737年4月13日在伦敦忽然中风,在朋友的劝说下,8月底去德国西部的亚琛试行温泉治疗。医生们再三劝告,在滚烫的温泉中不得超过三个小时,否则他的心脏会受不了。但亨德尔却每次都等待上八九个小时,居然在短短几周内便恢复了健康,10月底便回到伦敦,并开始了自己创作的黄金时代。不过,这本书中最好看的一章写的是歌德的晚年恋歌。

捷克此次入选遗产点的三处温泉都非常有名,分别是弗罗齐谢克、卡罗维发利、玛丽亚温泉城,后两处因为歌德的故事名扬天下。在19世纪的前20年,歌德几乎每年都要去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旅行和疗养。卡尔斯巴德就是现在捷克的卡罗维发利。捷克有句俗语:“如果生病,就把卡罗维发利的泉水当作处方吧。”这里的温泉水是可以喝的。而玛丽亚温泉城,即德语中的玛丽恩巴德,在德语文学圈尽人皆知。1823年2月,日渐衰老的歌德患了场大病,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后,诗人似

乎拥有了返老还童之心。这年6月,他第三次到玛丽恩巴德疗养,忽然爱上了房东家的大女儿乌尔丽克。19岁的妙龄少女经常陪歌德散步,她对待歌德只是像一个女儿对待父亲那样天真无邪,而歌德却生出不可抑制的情爱,甚至执意请好友代自己去求婚……其间,歌德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74岁生日,但他收到的只是包括乌尔丽克在内的房东三个女儿的礼物,还有语言含糊的推辞。9月,歌德离开时,乌尔丽克和他礼貌地告别……满心伤感的歌德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来这里度假了,在回程中,他一气呵成写下了晚年最著名的《玛丽恩巴德悲歌》,让自己的痛苦变成了不朽的诗:“我已失去一切,也失去了我自己,不久前我还是众神的宠儿……他们逼我去吻她的令人羡慕的嘴唇,然后又将我拉开——把我抛进深渊……”写完这首诗,歌德也永远告别了陪伴自己一生的爱的激情,进入勤奋平和的暮年,最终完成了巨著《浮士德》的写作,实现了人生最后的升华。

其实在玛丽恩巴德,还曾留下肖邦、瓦格纳、易卜生、卡夫卡等人的身影。肖邦更是这里的宠儿,这里有肖邦的故居和以肖邦命名的音乐节。但“玛丽恩巴德”的确为歌德那首激情澎湃的短诗而永远留在了文学史中。

巴斯,但她的诸多亲戚在那里生活,在1801至1809年她与家人一同同居巴斯之前,她已经多次到访那个小城。简·奥斯汀的读者大概都知道她不喜欢巴斯。即使在以巴斯为爱情发生背景并取得圆满结局的小说《劝导》中,她也不忘让女主角反复强调:“那地方不合我的胃口,可她偏偏得住到巴斯。”即使在巴斯,她也没有太多提及那里的温泉。她更爱的是那条新月形的路,更爱花费笔墨描写的是音乐会。多少年后,当人们来到巴斯,看到30幢楼排列住宅沿着新月形道路浩浩荡荡排开的场面,坐在街边绿得清静僻静的草坪上,也确实会觉得比温泉浴场更有诗意。

巴斯一直是欧洲温泉联盟的重要成员,如今再次成为世界遗产。但比古罗马浴场更加具有世界性的,当然还是简·奥斯汀,这也许就是文学的力量。从文学样本的角度看,精神

和身体遭遇多种疾病的现代人,需要无数次来到温泉、魔山这样的疗养地,暂时摆脱俗世的烦恼,在一个别样意义上的、与中国的“世外桃源”相对应的地方疗伤。那里有高山有神水、有同病相怜的知己,可以让人清洗过往的污浊,也可以让人精神焕发地投入到新的俗世。但没有人可以彻底痊愈,疗养地只是一个中转站,受过伤的人也许会遭遇更多的困境……人类也在不停地重复这样的过程。

总之,“欧洲温泉疗养胜地”的跨国申遗成功,实现了多赢,不仅盘活了历史,而且进一步促进了旅游、康复事业的发展。跨境跨国联合申请项目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鼓励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方式,它能有效促进对遗产完整性的保护,促进相关国家在遗产价值辨识、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合作和对话,可谓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

思妥耶夫斯基,身体状况很差,还是经常到巴特埃姆斯疗养治病。比利时的斯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spa的出处,是风靡全球的疗养地。阿加莎·克里斯蒂让自己所著系列侦探小说中的那个比利时人“赫尔克里·波洛”出生在斯帕,才有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和《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著名形象。意大利的蒙特卡蒂尼,以富含硫磺和苏打矿物质温泉出名,据说对于缓解肠道疾病、排除肾功能障碍和消除结石疗效显著。城市有许多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堡垒,当年里尔克是那里的常客,现在那里则经常举办有中国电影人参加的电影节。

英国的巴斯早在1987年就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巴斯,无论文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在文学作品里,都是简·奥斯汀文学地图的组成部分。她并没有出生在